# 朱太復文集

#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 序

### 徐養浩刻舉子義序

世嘗恠古才士於文章每每不合調而合志如司馬子長以百代良史之才著作冠冕一時而長卿都麗鼂賈情恢詭又皆讓其品定致其艷喜咨嘆之聲他至曹劉異局而諧潘陸異情而美陶謝異體而工由後世目之且如分和對壘而相兵而由諸人士賡由合

奏則吾之臭味也何說也余與徐子同歲上計待公車蓋余三上而第徐子四上而第則操筆為博士家言往來揚榷者且七年今先後行於四方四方士具見之豈謂其如瑟諧哉然而兩人當其接席披襟分賓而談則揚揚相喜各相標相推今果相效也以故徐子刻所為業而命余序之余亦不敢辭夫言何必相同山之毛也澤之苗也禽蟲之皮甲也石之屑也不同性而同齊歸中於病也天有樞九野二十八次宿離廣狹環焉地有海江河百川巨細之流歸焉然

文無樞而無歸乎如其無也選形而堅白鳴何不可予雖如其有也近者待遠者趨過者俯不逮者跆約其萬哥精其袠落獨匪殊途而一歸乎吾病今之習舉者標先民之遺唾而翦其奇以自湊砌為文碎不成章連衍傷理方且媛妹以草竊相詡也夫文生於情情生於神神生於理造之者合背之者離由千年以來體變而法不變故譚文無取奇匹深淺色貌之異取其融融奕奕情暢而神善為合理而止矣夫貴不于弟被服容與而風氣凝令可望至使優者學

之後為儀便辟有象則安息之眩彼而已曾不如彼子弟之跳而立也故曰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王也從無主而效者也無理之文是無主也奈何哉今天下皆從牛之徒彼將為眩乎抑又有不得眩者夫乃鄭巫之滅乎吾故固勸徐子者行其言以為指遵理比辭亦有知者何必艱奇哉無使後來不察詬余等為亂首

吳三生子寧草序

子寧自漢優博士弟子以降孝至今仍之寧寧度不

事事也宜三年悲慕泣血之無休安用文哉雖然今
之持喪者非昔之持喪也苟當戚而憤嶪其所儻猶
有顯親之思乎不已賢乎乙酉歲予同年弟自舒扶
毋陳獨人喪至吳既充充待客畢退服舍而讀禮禮
子兄弟故業也因舉前義以間課弟而鮑生故社友
曾刻其篇於卮言天下所稱為西吳英少鮑子者而
鮑生後有史生妙才特起以少年為諸儒生前茅吳
中舉談藝士稱鮑史無先則兩君皆亦纍纍然次也
而史又以其讀禮棄所習尚書而請業於予故與季

氏三人因往來爲文輒以示余余曰馬遷稱古人憂憤著書夫士有文采者皆能言成章何必獨以憂著憂著多起自身遭窮厄窮厄思通故其發言多出其所結積志苦而神凝一宣其名言而萬世不朽彼其一身之所憂適去順也而若是自聖賢不免況乎士業被儒服受其書不早取世資及親而奉釜今以號天不待之悲憤而圖後成志既沒徼榮見存父母之憂大扵身焉安得無有若自灸之勇乎猶爲覔見矣當是時志逾苦神逾凝讀其言永懷鳴鳴有愁牢激[illegible]

之聲將是觀孝焉故蓼莪之詩能令人廢誦何其聲
深也文之凝神亦宜如是矣且夫射以前期難故天
下不皆羿百發百中之巧如承蜩也此凝之說也故
廢一而鼓二十五弦皆動言巧則絶矣然而不如歎
音味味者非加幼眇之聲取其神而已矣今之為文
者何異衣章甫扵偶人屑黄金而塗器哉

神理不具而華言蔚然故下士移中士
疑上士咲而唾之衆反謂厲也此非言隱榮華之謂
與故凡文之凝神宜如是矣而人不信吾言也夫知

者愚愚愚若謂知愚自古既然方晋平公鑄鍾子野之聰不能獨奪羣伶之口至於師涓審之而後不和究夫惟知音乃能辨音曠與涓纔兩人耳何取多口之雷同今吾一人言不和不信言和不信天下豈無涓之耳哉故欲以三生文卜之其憂思而凝者如此文之凝神宜如是矣

## 詩自序

不佞蓋嘗論詩至難自為詩十季未嘗敢自滿志也嘗皇皇恐一言之無比於古嘗畸於人不敢為溺音

習矮又未嘗敢呌躍自壯與世諸君子善鳴堅白者亢故十年不求名人亦不我名然以名如諸君子雖燁然傾一世不佞亦不敢顛焉歲己丑冬過吳門訪李艸玄於虎關艸玄少年希古甚盛自為詩美秀有唐人之聲則索予詩讀之奕然大喜相結以不佞者能不為今之詩也艸玄若持去刻之業不得止艸玄顧艸玄獨好謂我能不為今亡謂今將目我為不祥厲物哉我故不愛名如譽人者不自為地乃不辭自為解以序曰詩之用尚矣不佞何敢與焉其義則竊

聞之詩者施也施之章曲道其志詩者持也持之禮義善其情兩者備而後音節生焉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三百九歌無議矣古體絕於正始近體絕於大曆非其比詠聲華之絕施不諧而持不正也要以古人言志理情則為無詩故詩有本有末亢者哀者深茂者清冲者奇者典者華鮮者吟焉各得其性之所近總歸於和諧無不合則有本之故如百昌生而有根末有離情而得為詩今世之言詩者家宗漢魏人擬開寶以為藝宋元則斌斌盛哉然名耳其實已

以過夸大之士難也風雲睥睨天地目為高矣然而洸洋無當遼不相次則傷體也博比之士稽按成言鉤引故實目為富然而補綴離跂而詰屈不可韻則掩於情也都華之士采鮮美揚聲調爛然鏗然目為工然而塗飾遂外往往偽而去其真則無質也樸古之士損約文物酌施情理以要於雅而其希踪太過高而鬱乾而無聲則又質而不成方也清貴之士恬簡自好冲情諧曲以要於和而其易而薄拘而不能變致澁而骨弱則又不成格也故兒之或佳神之不

善句之或工章之不合調之或諧理之不中篇之或成體之不適其末未嘗不似而本銷陵夷也夫使天下之物若薰蕕雜盡無薰不累有薰外而猶中且令天下不知薰蕕孔子曰惡似而非此微寧無過宋元殆又甚哉不使心塞而亡能辯真性孤不能同波於時而有古癖自少居乎憤憤以為詩雖小技然大雅關天地元音萬古不可磨滅故時猶往往與溢蛙迸進退而定自中唐以來沿到今垂千年響絕寂矣雖曰世耆道則人心亦使然夫好名迹成謨拙欺人賢

豪才子往往有之故始不得不借色以佢行既則流
遁而錮情其究不知古人之是而巳之非以旦夕歷
名熏心號曰陵古而無前要古人巳陳無口莫舌爭
矣百季之後吾等亦無口而使後人寘我同古人委
定其短長夫措足何地乎唐十才子以来今聲稱淂
無如前碣一生聰明嘔肝之用竟令聲與名俱不佞
義不可出此自弱冠鄉舉後與里鄭允升遊淂知誦
所為古人詩三年而求之意倪知有端矣未淂其骨
又三年而求之體局知有會矣未淂其機尋仕為令

腂腂日夜簿書徵會之不給廢墮故業爲詩亦耘耘支離似不可進於技已乃艱歸杜門五年重得閒汎濫於諸家初深求之一年而率二年而出又微求之一年而澤二年而揚今乃求之冈象於古人神境有無離合妙解旦暮之指稍稍涉涯而望中似津津焉然又瞠後之眾過此未知而力已竭矣不知所進故不佞獨論詩至難奈何今爲詩易之也易者從外雜者從內穀種於土蘖爲苗穎而采苗穎不可生穀故內求之其執必出而外不可復入故曰傳神全在阿

堵中四體何關式雖然不佞大言矣行之惟艱能不爲今不能爲古幾涇周言寄謫者之造怨耶若夫不悅遠而高不詰屈而博華而實雅而韻清中而王則古之人古之人哉庶幾千秋雅道之屬乎 國家運至隆作人至久天下至大必有卓絕一代之豪起而任之長春將執業氏首而事焉詩與意在茲乎意在茲乎

鄭允升詩序

盖予與鄭子爲詩十五年而鄭子與王時立先子爲

詩十年當是時五子之聲盈天下天下風騷之客游
其門或借其名稟稟稟然約束唯謹非是者買眚之而
鄭子奮然義不可謂是溺變古亂天下也自吳憤沈
酣求古人於篇什之中召好去惡離象討真究其歸
於子美嘗自言曰音生心詩言志三百篇以貢情陳
事籍飾文質而要其和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不循其本而尚聲是探春華而忘其
實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笑與盼為美也而豈其所
以美哉漢魏以下靡靡者皆忘其所以美也靡約之

近體音始鄭子美歸之性情而音始真吾其從是乎
所為詩壹以刋華去剿力務振大曆以降之濫而感
興會心自陶其天機要於真蓋是時與王子兩人獨
唱獨和無有應者間亦救弊太甚哉而本體具是嗣
得予相揚摧斟酌會於風調骨理本委質文之間固
予多貸鄭子而鄭子業曰以深予猶參差上下獵於
諸體不能定之而鄭子獨得於子美其專工焉五言詩
至者幾於肖物乃所謂正聲雅音不絕於天地其在
茲乎非夫拔俗篤意嗜古何以幾焉或曰詩者樂出

也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各自飾音華德成方播曲合一代之章比於鄭適於時時之人莞和而習其音是曰詩矣必其初奇則土鼓之鄭加咸池而嚴於韶武乎當世為文急名尒拂世而狎諸古已用之又有曰聲之濫也如水之波毎流愈下杜甫之於詩蓋九河碣石之會也驚其望洋不知且弱水入之尾閭也誠鄭子好古奚不窮其源而揚其波習杜者又曰吾子美豪伉而鄭易清子美慱依而鄭沖爽子美無方物無不有而鄭子已已精乎自已偏滑老聃之道

而奈何訴人偏之極痼痼之極已甚今其行鳴缶集則真矣昌云質不俚焉濫觴而淪天君子不防其流乎子曰不然鶺鴒不可以語冏蜉蝣不可以語夕染俗者不可以道古鑑額者不可以窺神詩自江左三變性情轉離巧以浮溺以淫浸入宮體極矣唐再變寖進至乎美而渢渢始大雅也根於周楚強以漢魏潤以六朝體既博比力復縱橫如山有嶽水有海天下赴望朝宗而恠石惡濤亦往往以是揔之不離性情得之鄭子會其本擷其華而避其恠亦其才可精

不可大其為人清真沖受與子美孤憤豪慷不同科
治亂不同時言為心聲學焉得其性如是耳夫伶官
疇人之比曲也唱而難和而易獨進難旅而易古而
難鄭衛而易何則隨附者易區而抗俗難為工也鄭
子起書生衡棲谷處之中位卑名隱寡與多讐毅然
采貞標本任五百年湮絕不明之緒以與諸君子抗
而爭道令四方之士詆毀新聲不少身死名衰言易
耳絫半又出於叛人豈與鄭子卓立遠攬獨詣絕古
越一世齊等哉而俗又隨少訾之夫曩者豪賢孝許

之士事不師古高旦夕之譽暴虛以籠世世既翕然
置弗敢論而追雅抹文斌斌如鄭子業已身鵠立里
倡天下以進古始而天下希所顧化又何不譽之有
也救弊去甚鏟才取長今一世摛詞家劃然揭雲霧
而睹中天吾吳興遂斐斐號多人誰為鑒空而功至
此而奈何不見推而多口夫石無瑕王有瑕數圜之
梗中液扶寸猶勝於河千之揚不閱其質而求多于
華天下豈少榮華之言哉昔者杜子苦唫無名逾壯
而北海太守稱之及其晚錢劉大曆才子燁然高唱

中朝而流客老死不得並馳爭一日之聲李供奉大言炳然要以大雅不書知音不絕鄭子固已一世甘瞑不驚名能無旦暮哉

## 古論自叙

讀古論十七篇往丙戌廬居讀禮暇讀史而攄所一察論著之也先是二歲以舒令奉陳太孺人之官其明年以喪歸家司訓公在官尚無恙日夜勉以順變而厲以當世之用曰學古入官鏡得失之林所以叅比而經世用也小子可不務乎大孝顯親因是小祥

後奉教蒐二十一家史而稍稍論其世考其得失參
議其中著爲篇大権綠要期以一當畢究其用奉訓
無罪已何而大人病棄官歸備藥爐然再月而又不
起逝矣傷哉自是斷手湮沒六年每攬流涕如寡莪
羅習焉故草散遺几櫝間𨓏其四篇所存屋若干云
今令陽信傷郡北海門生王家植間時過請業及之
是時處海二年予已病矣檢示相對而歔噓乃據床
嘆曰天乎傷哉小子何罪夫至使斬焉㷀然孤子墮
教不成志以負吾公乎而今一旦忧至痛瘖已效哉

信

長春故吴中補布儒也父母身奉廢御窮食貧育之
天損之曰既閔斯何百艱矣讀書式數三十年而試
一官曾五斗歲月不逡巡而何譚顯孝乎生故有氣
狂豪少年書案前動閼古人撫當世忿悄不自忍謂
義所在引頭奮臂起之耳揣摩論成敗志固薄文辭
莫以效節報
主上也矣泣告上五六年首垂白耗雄心以守一令
簿書今西征東討
天子念外人之非身不得陪末議參戎行振筴畢之

恥則孤憤無用為虛　國恩負親志矣又奈何海荒淳鹵霧露之中腓腫痼而神明銷死之不圖而言他手巳矣復何為士不敢論德始事親終事君際時揚權立功名當途冠帶之倫所務也著書不得志其下耳予長負吾公哉天乎巳矣復何言是日也王子方飲於官舍榻下為予羅酒明日復入視疾再拜請而刻之曰微其文哉以表先生之志在斯先生自愛起樹業弘志孝壯尚可圖也寧韞蓄積幼志長卧忘吾君哉予拔涕拊膺揚目力而謝因感王子之義因次

為序

奉送四川按察使張洞齋先生座師候調還

序

昔者周之盛時賢人服職王大夫奔走四方不皇居
息榮其勞而詩歌之曰四牡騑騑周道委遲至其後
也官行推進仕者樂退而詩詠里居曰十畝之間桑
者閒閒騑騑進有文也閒閒善息也君子當世孰不
欲盡節靡盬媚於上表功名而使來其行能計寔湯
間保晏晏之歡賢者於是覘世焉抑其樂飢昇然可

以起頑標於俗天下有寵危人禍而詔不與焉故曰閒嘉之又幸之矣故當不知進謂之愚當不知退謂之迷豈其必怙貴死權沈瞑而不反乎三君八俊諸名士自負中德囂囂志蕩一世之波而悵然觸當世之不容猶其道之外也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不終日夫子今見天下之時乎天地不交宮府異體當路爭柄與主橫權大姦敢於逢指利口勇於求勝留中俞多傳奉日增猜妬刻深傾軋咲巧
主上不能定相君不敢言正類漸空陰醲日結黨禍

立至小者或安魏其之釁大者陳賈半李之毒咄嗟
須臾倪已見矣小人得位自爲也君子爲人也自爲
呂鉅而侈爲人鞅掌而憂侈辱生憂伐生是以決絕
薖卧之徒矜曳尾而咲之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故
巢父唏稷卨之勤務光垢門尹之勛彼其感際猶然
而况其履霜安知夫櫟尊者之不至悔其不反乎安
知夫失者之不爲得乎先生可以樂道思勿諼矣飽
食可代肉緩步可代車詩書可娛弦歌可寫巖廊拄
里牛酒可樂歲安坐高卧閑羅門啟竹徑許公[illegible]

交際羅俗償禁世論自以愉生習道課子抱孫當此之曰太古之熈熈神仙之逍遙已或過也安問世我食人之食者與其憂乘人之車者與其危將使餔糟同塵縶心闒提媚於俗而營米於家以是盜人爵而盱衡羞於跛痔之車賢者必弗能爲將使守道堅節猶焉浼一世而自爲正悟

主宰俗效功名於官下不賢者必弗能容也今公孫以下官莫崇于太宰權莫重于吏部政莫大于進退人才四五年間去如託宿留不行志先生又何能必

善世而信其道而何恠於讒退退自適而離網顧不
至樂與往者十年御史三役省方勞苦資深不得內
遷獨行之無侶而官術難工是時先生已見其微矣
何必今日哉春蕤百昌華者為榮秋氣揫物歸命為
實天之運也道之自然也先生玄攬達化故善自寬
國是俄定泰徵其吉黃髮之詢佇可在望優游樂生
以俟再駕咄咄空書牢愁祿祿之徒事之寧閒閒者
所為哉先生歸矣弟子南首而望清源知菟園在焉
占於時憤於俗要於進退人皆慰先生弟子獨慶先

生姑天遊須焉出處俟其時應之矣謹序爲文稱首進送之以當攙杖之侍

茅麓御楚遊詩序

楚自古多遷人賦客焉楚地澧衍廣饒多大川其俗好詞巧說湘郢之間文采流風漸人士至其地往往儃佪山川攬南紀江介騷然輒不已於懷故其結勝遺靈風韻千年未斬要以遷置放逐尤多去國憂生弔古悲窮不平之感焉茅子故以侍御史謫令丹江竟襄鄧之間居歲半 呂爲郎沿洞庭以歸於是有

楚騷之詩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今夫茅子吾里乘乘賢公子而倜儻經濟之才士也自少好高節恥與紈綺伍務抑其貴介而恂恂默爲儒風已仕爲令章江約法簡獄而樂與其民喣喣調劑經筦省縮及於鹽米而戶留奇六年而民沐其澤如數世始召爲御史未持斧按一部而讒去夫以茅子生長富貴世家驕稺江南靡溼之俗初試巖邑拮据甘辛苦與百姓興便利義不涅於其土予後令齊而聞見之

勢能可謂著矣自以里多豪儈責田宅㸃奴横行家既富資不復問息業生產杜門謝事省游交造請壹意以謹約下繩其宗黨僮僕而上曲調於宮庭之間其賢風爲諸豪公子倡首被於他其憤惱奮然欲赴當世之急而弘畧報

主立功名素多忼慨也而當事不察俍以世貴故裁之豈不冤哉茲所謂發憤之作虞卿非窮愁安著書自見乎雖然余嘗讀離騷懷沙鵩賦等篇悲其忠過一棄於主而懟怨菀結不自容至不欲生何其隘哉

抑亡其計不長寡其恩悁然不能須臾忽顧後矣義
士猶薄之乃茅子何其遠也非不睠顧拙思感於世
而中持愔夷攬變於去來損益而冲然要於道不欲
以御史故貴敖陵人而以謫癈其官謹身循民如故
掾誦憂旱詩廢念比於累身咏懷諸篇爽然懸解矣
安見有問天吊鬼謞然之悲乎所謂怨而不怒遠而
俞恭吾於此觀其品焉茅子起進用當事遠擢可在
古賢豪間其志有卓然遠攬標義槩於天下非獨欲
文辭稱也而辭碩益進去巧薄榮華比於雅離世溺

晉而希於古要其才有軼俗似其為人夫亦楚之江
山遺風輒彼人而耻裴其靈長皆詩祈振於何李尋
壞於五子今世變為六朝六朝非其正也而吳興獨
能為唐允升之沖真伯念之風華晉烋之婉縟允兆
之澹清鬱然並起而僕以氣調微長參差數子之間
今伯念喪而茅子起古者望正始近者望開元蒼然
體質具矣又其季孝若弱冠美言翩翩文俠公子通
人也詩其有興乎茅子方
請休沐侍鹿門先生老未起天下事未關懷裴無所

試閒居絶俗無事俟其雄才蓋汎濫於古人著作當益深進而立功退而立言同在不朽之次也茅子勉武詩其有興乎孔子曰何莫學夫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茅子深於此邇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忠孝文章何不美焉

贈廣德州太守段公檄之異政序

嘗讀漢循吏傳所載皆多郡太守事而宣帝每歎曰與吾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當是時太守職方擅政令主斷殺如古諸侯而無方伯三監榪其權見善輒

取倣宜惠澤朝發而夕暨於竟縣令長奉教承辦耳故吏治于漢為盛後世莫及焉上故能假之非獨奉職善也　國家分天下十三部設二司轄諸郡郡轄州縣而　南北兩都稱大府如漢三輔馮翊扶風領於
天子尚書為直隸往往富劇大州亦如之廣德其一也故州太守寵尊齊於二千石而太守治亦往往多良州地古故鄣之南界多山谷少田桑無賈市其民勤山采給薪菜之饒無文巧觴游而愿慤畏於官稱

凍餒之夫亦無豪俠之家故其治易行拊循被之恩常倍於他賢者喜自見焉然而鷙武刻深恣睢不齺者每每亦狎其地騖然陵轢刀俎無所憚横行流毒不少也故兩漢四百年賢太守功名著於傳堇堇數人乃以予所聞段公治政其事蓋在桐鄉潁川之間可紀焉吳興與鄣接風聲相望吾友李生熙載又數數過予游道其太守行事甚詳也曰歲癸巳旱稼穡太守初到官而徒跣禱於郊三日大雨苗起州荒五歲矣州榖少民間無窮乾載艱每荒輒死亡太守來

而三有年流冗四集勸民積居京囷相望於野桀黠
民好訟繩引亡辜一辭連逮數十家太守嚴其主對
立囚獄格以案不情又能鉤鏈得人於不意而猾賊
吏不敢為非反為用常偵事於百里外如見有以赦
人誣人者陽縶而陰使詗得其真質之伏地請辜一
州驚為神焉削木隸書期日以呼告者人輙隨隸至
不費一錢輸賦量年上下寬為期灑其數而次徵之
先富人以及於下戶徵吏不走於鄉而賦報常首傷
郡百姓忘輸內行謹而仁愛邑憐貧人歲時設餘錢

散㪘收養篤瘵孤寡下于刑囚明察善計旁午立辦事無所不理而持寬靜不喜小苛息其民常曰吾治多古風事簡官不患無才患獨有才擾耳謹身率先欲與民相休稱治平何取燕燕哉性都雅好談文辭延禮士視如子弟以其俗少文不甚利制科益注意誘勸之月校藝難經往來拔異等表寵以風士奮蒸蒸祈嚮焉以故太守治而歲餘瑞應屢見異鵲巢於門樓火夜焚署楹幟數文不焦若有撲者而城南龍眼清龍眼者龍池也池二在州之南山當其郡所衝

左右來如眼其水常黄每所至太守賢水輒一清自
宋范文正公始焉越三百年
明正德間有姜公
今上時有吳公同春而今有公公與吳先後俱汝南
人尤異焉鎮吳中丞與直指使者察公治能文章
跳其賢其學博士沈儀范邢蘊蕭韶三先生領諸生
鄭勲董用賔葛鍵等因李生而請言於余為頌之予
曰異哉段太守之政漸於士民格於天聞於　朝雖
然鎮臣按臣歲　奏良吏數十人臣問不當即賢者

多敏給佻達夸其才獵聲或便巧善傅伺逢指滑稽無不淂耳假有智慧飾其姦肆於士夫乃虎而翼乎所由與𣪊太守約躬廩廩結於民遠矣民可刦天難欺必如稱太守三異難焉龍池數百十年一清應其人不爽此實有天道豈為矯誣文飾乎異哉予感其事為述序之令傳於世與古馴雉渡虎當更過焉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 記

### 天遊園記

山居之民好陵而靜澤居之民好游而蕩平土之民好奔走而嗜利蓋其地勢哉燕趙之間古稱文天悲歌慷慨今於　國家為三輔地習游惰滑勢劇天下冠蓋商賈轉轂交易百物之藪其民益躁務御機爭權藉勢之俠徑竇緣附交通有勢富者談辭為禦招

盛貴奢侈侵餘橫于里相與高門大戶相聚戲遊鬪衣馬從娼優子弟挾美女靚粧抱琵琶而彈歌舞尾佐樂飲嗚嗚爲歡以此傾一市曰得意遊爲常稍稍有故下之士疾而鵠之立若行已甚不堪而不情詭鄙者抑往往類聲而陰賈其欲人情馳鶩有由來矣朱子曰此非天哉耳目恬熟常人不恠賢者獨行何俗不貌焉靈壽有馬封公獨以儒雅寬緩著好靜而意在山林之間嘗爲諸生高等二十餘年不仕仕其以成進士輒喟然曰吾無慣俗矣營南城園老焉環

籬塞徑日日自經理園事市之豪長者從高車大馬
日俟趨居不見則相與數故事爲咤者此地希名山
水豪貴人昡其上遊爲驕奢亦不以林池爲樂如公
蓋得其天性安在俗必靡人非賢者達觀烏與於此
乎園背城面萬勝河河惡池之支也其南有山園可
十畝而廣中棲霞樓前曰悠然亭雜花竹周之又前
小亭四豁池環水帶有魚中生蓮華前後浮梁爲累
石山山立如案石山外土山遶俯之若抱云松木百
餘株在土山上有巢松亭他爲禪閣琹堂奕石酒牀

在松竹間往往星錯周無垣列柏為柵四隅皆隙為圃圃種藥里之故游素心隱者時時閒設具飲其中酒酣輒調琴歌者槃碩父老和之喜曰吾等相對皆老矣世事付之兒輩人生遊於天地為樂耳更逐逐較計何為吾保此以畀吾世也夫園自洛陽始盛王侯戚里娛閒之家競飾亭館山池遠集珍草瑤樹靈禽恠物名倡充其中角勝為豪其遺風今在江南延州姑蘇間最後王氏弇州者名于天下又自為記以詩于世一園可當一大縣賦四方好事文繡子弟萬

里裹糧而訪遊如崑崙瑤圃希得見此則名園之遊極盛者天下無儷焉客有舉以難公公曰不然吾遊殆將勝客大哭去物至尤者生惡多聚者易毀自石衛尉李衛公歿後天下至今蓄一丘一壑適娛吾意此已多矣聚奇蒐怪極觀富貴豪舉之事也傾家役一生於園物寧有概乎雖甲今未必勝古此又以園為累者也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亦神者不勝是皆以物遊何必金樓之巔而後為居乎進士公今為青州司理行部至厭次爲長春道其事長春曰此所謂

天遊天勝人即令公生江南當隱名山中何至如黟沈沈者百牢濃鮮飽不如飯此言可以諭道因選命曰天遊圖爲之記

## 雨華庵重脩記

雨華庵在湖州郡城西南偏湖中寵浮圖之小小者庵寵舊莫考其剏時傳聞起自齊梁間是時西教始盛琳宮金刹往往侈於天子居而自都會外遠郡荒落或未能侈效如制以故卑湫狼籍自昔以來然郡寺刹興廢迭不一此庵獨存豈亦其僻隘不爲有勢

家所菜耶庵負市面郭郭前有間田故爲宋賈狀元秀野莊至今往往無鄉先生别業隣築焉地亂幽浮圖亂靜又傳自宋臨川王安石蓋常讀書於中云至今三百季郡中博士弟子歲群數十人集其中游學稍稍時隱者亦儀止也道經窮巷殿宇不敞無佳觀故緐娛閒冨貴遊遨公子往來然而城市惡少年亡賴游手作姦不軌之民更時時羣會傳戲酒食喧呶作踐毀壞不禁自勝國至元重脩今遂垂廢矣望其山門若闤闠之家殿堂半欹佛像披披在風雨之交

往歲乙亥予始來讀書寺東廊禮足而淒然時歷兩傍僧房頗完好有更築精舍益宮飾垣不已寺僧二十餘人半貿碌碌稍富則攘攘日夜誅奇羨息貲為家人業予欲問以庵事不得其東北隅一老僧六十矣獨嘗兀坐微誦數曰心異之微問曰老僧汝曾見學宮五十年不葺而居士乎老僧瀕頭搖手碩獨不應也已而予去以丙子計偕上不第還更二年戊寅復來則庭有積木堂廊堆甓尾土石具且興工焉明年殿架成予又北上又外游學二年壬午又來聚徒

請禮於中則殿重釁如新矣門廡完階除甃又去應
癸未太常第其秋授舒令還吳過問僧盖神像儼然
塗黄金堂周施漆丹遂如故貌成焉老僧前合掌謂
予曰惟子大夫之言今克有成矣盖十年瘏口胝足
募財經植乃得報大夫遲矣雖然此庵難成易圮有
四故構簡甲不便緣飾游客希通施錢絶少頭陀弟
子各志莫任而市中嬉騃子弟及甫落連袵成羣譁
萃於中僧家不敢問老僧故慮其卒矣願借大夫言
標之以誡後守因執其手感而嘆曰苦行哉老僧吾

向識子於兀坐頃矣夫築宮建塔鑄像施經雖于而宗為外其于扶教一也謨念興教之力堅依累十載年不生退悔以底成事此其心何異士地之業乎即外果知內果吾于老僧觀脩焉雖然士立業何不然今天下攘攘居乎指天畫地負豪敢任豈少哉卒當艱棼立義違衆孤植不勝譸張首鼠安有十年能持苦者意向者矜節客氣非老僧坐心哉專故不成於專任而成於堅靜予因借老僧標士行焉遂為記其事僧曰德鏡人號無塵上人云

舒城縣重脩學宮記

三代以下興學自文翁始自漢武廣焉予蓋讀史知翁舒人也自秦焚書漢興六七十年洙泗青兗閒仕者不聞勸學之令獨翁崇業於自古西南蠻叢崎嶇僻陋絕學之鄉一朝化椎魯而彬彬嗣遂有相如君子王褒子雲之徒隨踵突起矣以其閎覽博雅風騷爲漢詞人冠皆推本文太守學官所漸焉予嘗想太守生不在齊魯又會禁學後儒道寖絕無疇官把經世守史亦不見詳其負笈重趼執業遊學之地淵源

莫考其自意其鄉或偏肖先君子孫傳耶且大守治
既已用夏變夷豈以父母桑梓遺跡之地井閭耳目
薰習獨無斷斷揖讓之徒文物烝盛如闕里奈何史
無一傳也癸未歲余受除令舒至則首按其地里乘
舊文蓋亦自太守以上闕焉其後越二百年始有周
榮起漢章時無當相如輩公瑾則少文矣以至今三
千年絶無聞人之尤明曰訪其里縉紳為鄉先生者
厪二人以前二十五年舉於鄉今絶曠無繼矣因閱
諸生籍在學宮一縣而百五十人不足又明日謁孔

子廟至則櫺門戟門壞道塞不除廡不隱牙廟不蔽
兩階不拾武羣哲之主坐於風露巳集生徒升明倫
堂顧瞻門垣有頹兩齋湫隘自博士官舍既巳弛狼
籍而弟子負臝舍不備諸生待事者纍纍立日中草
間歲月師友譚經樂羣無所則門士分散寖惰寡集
會學如空矣於是慨然禮博士先生諸弟子進而曰
嗟乎舒陋至此哉文太守豈異人乎太守既巳出化
蜀今使太守生見其鄉太守能無痛乎歲時恐太守
不食此土矣夫太守居舒不能使舒化及操郡符之

柄握誘進之權然後備學獎士而夷風草也此豈非躬率以身風行在位我則舒大夫之責矣夫教爲治首士爲民首文塞不華地之恥也教湮不舉官之恥也舉而不習士始恥之矣以蜀之英也辟遠一朝崇太守之學官出鐵求員以化如枹鼓安以吏取與簿書卒歲坐學廢敗至此可謂地無人乎方今文學號大江南吳越爲盛齊魯遜焉而舒蕞尒倚江介山隅不接海内都會游客往來稀迹鄉宿老流傳既少而人重士絶境外大士之交即開美才人無觀而起壽

氣薾矣長此安窮予不敢望文太守吳人也習於長
老嚮業意興學在斯予小吏何敢讓焉乃與諸生期
約月爾會别署諸生大昕集待堂下博士先生皐坐
堂上而譚經諸生次進難予分其中為博士辯往來
決其疑已諸生就坐請業為文予為陳其說諸生搖
筆而演焉既成羣立與博士揚搉品之獎異等以風
而隨遣吏鳩工脩治學宫宫堂闢其門夷其道築其
階則土趮雍容伐買西山林為殿梁補椽板添榱楣
飾位座則神棲妥焉埏土鑿石上蓋重甍下鋪平砌

傍周垣而封之施釆堊於柱枋門闌闢牖之間則烜然弥望矣堂後飾治尊經閣板梯戶牕蔽風可居先使諸弟子願學者息焉役起甲申七月農間至十月工巳告竣又方聚材息貲將闢二齋下壖東西築生徒舍二十間令得羣處習焉成乃欲遷會署於此於是舒士中庸以上人人爭湔祓應令奮臂而起矣闤闠村落成人小子呫嗶之聲晝夜達戶如江南焉十一月朔旦二博士楊憲朱邦喜領諸生潘懋南等百三十人集明倫堂頓首謝曰良哉幸甚不作不行不

振不興不繼亦不成舒千載一時哉嶺令公無忘文太守之終教嶺諸弟子無忘相如之突起自今相與有成在此宮矣因要余記而刻之門曰吏士交勸焉

陽信縣重建講堂記

縣古在燕齊之間今 國家并屬山東合於魯故燕齊號稱多游譚奇士文辭盜焉先王之風在魯聖人洙泗之間想斷斷也至今六藝流天下豈其比壤也而何寥落耶予車至而慨之其地無千年之跡亦無三百年之家傳自

文皇帝定都北平稍稍遷徙民實居其中昔在永嘉之間祭器南奔中原文獻蕭然汎埽入江左矣唐百年餘而棄河朔於中爲戍鄣牧區沉淪至　明而始開土之人目不見衣冠禮樂千有餘歲安在其遺化耶蓋亦天道之移地氣有厄矣漢時齊魯儒生學者棄家裹糧負笈不謝千里以從師若游太學動四三年或十年學成高足乃歸其貧者或至爲人都養不勞恥古學士如此其勤苦今縣亘北海沙中一區陡絕中原搢紳冠蓋四方賢長者希不通地窪水下濁

民生其間自爲耆宿社祝計青紫耳安得喞喞文墨之上譚先民之業乎夫無文王猶興豪傑之士也地固不常有官者故四方之良也語曰鳥視而孚蟲祝而似人轂而善昔蜀金牛之前萬八千歲不通中國建武之後司馬嚴揚文學𢷬𨂐甲天下蓋相如實與講堂同時後世郡縣庠學取於此噫文學之化何速耶翦草複土三歲而畬平畦燒薙半歲而穢此言新故之田農有難易也縣即久淪何至加於絕棫叢莽起遺風而潤色之譬如浣人去其垢耳俗簡意淳古

扶以至道不難下之咎不和上之咎不倡二百餘年矣豈無文翁其人至耶天下學皆有尊經閣縣獨廢且百年易為會講堂又二十餘年廢址狼藉一架存其事可觀焉予攬初至時文學弟子訢訢誦說虛聲為敘海邦絕學廢千百年興起相託輒憮焉注心此其人志氣何遽不如古哉顧謝不發道其好士喜文尊講譚詩書亦有天性業既時時以吏簿暇集諸生執經會難月二大期若比而進差之邑已之後少年有氣無不在鄉郡縣亦時至者斌斌祈嚮往矣其明年

謀建閣會時訟重役乃搆故堂稍廣而飾之命曰講
堂循本也當是時集士轉盛陽信之名聞於東方傾
動數百里其秋舉造士三人隣弟子又一人其俗以
為文振喜予曰不然子所望若古之儒寧陽陽累累
取富貴多耶桓五更之諍力達儒醜之尒者尒邑故
不乏矣道盡於六經儒者由此為通畔此為詭出以
之善世居以之表後
皇帝立尊經閣非以藏書使人明之天下儒生都誦
經自為制舉課義之業而經晦昔者漢儒治一藝白

首生平廣習博比捻其會於經師友問難百辯不已取以翼道而經世用守門戶傳堅白不變後即詬其支析鑿於道然數君子出為公卿引經傳政有卓介可觀或退所著述炳炳不同道而有致諸緯至為帛詭矣亦俾絕傳焉方今號道出於一天下無私學然而家授戶解不離耳目膚毛卮言濫耳及其成就於古人可較也或者溺不講之過哉竊見世公卿大夫方粹褐輒棄去筆札書牘師刀筆吏為習事遷迎聞諂汲汲為有容事至隨其聰明為能辯見有[illegible]

罵曰此讀書腐儒安知丈夫仕學兼也平居既勤龍
[illegible]聵一斬塗車棄之安在經術經世乎夫學之不講
聖人有憂多識前言往行所以蓄德在古聖賢無比
肩動越五六百歲而望起其閭尋有師友授習今人
與居古人與稽所由求焉天地之運盛則氣塞則開
極則反北方之學千歲或興在茲乎豪傑之士必起
自拔依於古人宣明道真為代儒標出而振世扶先
王之功履則述藝以待來者盍齊魯之遺尚哉勉矣
無負此堂予不敏為役

陽信縣義田碑記

濟南府武定州陽信縣為廣義田以存恤事照得令曰民牧牧之事取蕃畜息有羸者別牢而飼之無使殘故一馬倒斃圉人之過一夫道殍有司之責天生齊民衣食其力怙其父母倚其妻子以是役為常不得其常者義添氣附結天地之仁有缺不賦付之君君有限不職而分之有司故將以廣而助之非拘以守文具也三代窮民壓人廩於官縣數無額後代猶坊止於京師　國家徧郡縣設院養濟法古示仁無

竊也而當事慮其濫沒於是為口限式式賦以散饒
賦不足雖累累委於菜間野外目憐而不得收間有
收者其仁無倚以相求終其官耳此非以廣主惠濟
不贍而盡蓄牧之道也抑土有沃瘠地有衝僻沃者
衝者即不食於官生之塗猶衆民瞻而不重施今縣
海曲一九耳禹貢以為廣斥也潟鹵所浸濤颶所漾
十分而二不毛稼者其穫甚徐而河枯多旱三歲間
一荒不在壯瀛舟車輓運貿遷之賈不通民除本業
傭保一錢無所爭覓而顧以民滯憩公賦浸加甲于

郡以故蕭然生盡手善避徭趣賊流活四外不少荒
則塞屋檐氈衣被絡兒女蘖家空村而走山其少壯
有屬者已如是若将令煢獨無告坐死之人何望乎
又海縣下濕厲風其民癱厲瘠眚殘枝體偏死篤廢
者多人多棄養濟一院六十名口然往往溢額則待
者無所望斗水活須臾而聽補先已為溝中實矣先
是前任傅知縣首議穀不給收養必設處易廣法難
永利請倣古義田捐設金錢買民間不易良田千畝
召佃息租歲穀三百石收食院外貧民月膳三斗可

使邑無向隅官有經制兩利於今益廣方來申軍門
李詳可事卷在十七年尋貫有地五頃一十五畝八
分租一百五十四石七斗四升存養殘老無告男婦
四十二名口明季傳知縣遷去因將見田冊報刻石
而千畝未足遺口尚多又邑諸生故多貧無業時時
貸告縣官粟粟稍分不繼而城市窶戶子弟又往往
緣無衣食不得入塾師習學輒廢窳無賴學以不振
因為調停分其見穀簿贍貧生若干如其民城設二
社學以貧有行弟子為師月館於官穀一石收教城

之童子家無力者莘數十人於中夫士自古多貧矣士誦法先王理不得為生業貿衣食而課不起家則閭門束腹執経對家人而餓病稿馘亡何縣齊故夥貧民士安得無其具手足不能食力又等於廢者法無可收民而棄其儁非以優俊而興作人其懷幼造小子廣學亦與養老衰獨意齊其尤為收人首政不可已則田穀既未廣而又三分不贍也於是士民見在者缺膳呷嗄半年矣嗣其後而無濟法窮是無畫也半年之間必致流離餒死相籍坐而視斃無仁也

上有令甲蔑不循守無職也前有善未克終而後不
為盾戍無賢賢也惟皆職之責矣隨於是年初到官
曲設補半年之給已明年損官錢買良田王秩等凡
六頃三十九畝九分又核故隱沒田秘應川等一頃
二十畝三分共七頃六十四畝二分歲得穀二百二
十九石二斗六升通前知縣買計總得一千二百八
十畝田歲三百八十四石穀於是添立城社二村鎮
社四選師王國珎等董之益收貧生賈成山等五名
民李廷芳等三十二名口通故所主收凡社學七冢

師七名貧生二十名貧民七十四名俱勾支一年養
院缺取之收養收養缺別聽告補死者官別給棺埋
之行幾三年未敢謂野無行自而見飽粟之口且延
旦夕文學即未盛起而巷無金石之聲里有絃歌之
頌庶幾養而教之無負任職永爲前規後人繩繩不
已則一縣無飢萬世之利也二十年坐多病卧再拓
未皇今已遷則已事當垂久額將來不至湮越法應
具中其步口段落賣主佃戶俱造册立案印帖給照
并前傳知縣建置通刻一石立縣儀門外是亦廣上

德而建民利茲有賴矣二十一年二月申軍門孫報曰如議令長春因次辭上石背列區尺主名先後二籍具在為示明白永久矣

遊峴山記

湖州諸山三面迤委赴城其城南半里則峴山舊顯山也獨近諸山屏障曽峨峴山數百武歷其裊形如丸又獨小下枕碧浪湖則餘不前溪二水西南來數百里合流當山而渟一區清若鑑焉亦云峴山溪溪中有石如洲如䑛牛四周水環署亭四時水漲落長

浮浮然云浮玉山其上新有塔有亭殿峴之南當寺門升峴則吳興之勝畧盡南列道場北盤弁蒼東北俯郡城萬家之烟故吳西一名地也嘗郡縣大夫與鄉先生郊集為遊所而四方過賓往往停舟試寓目云蓋自左相鑿空石尊而三刺史而近逆老諸公里傳記翩翩此山風流之美矣萬曆十五年丁亥十月會稽理刑使君楚陳立父行吳以同歲舊枉問于吳人士與山川之勝予因奉使君為峴山遊請鄭允升孝廉介焉予家貧無牛羊水陸擊鮮財二豎提一斗

酒雙柑盛鮭蔬陳于山首竹亭候使君使君為敝縣
具樓船黃頭櫂郎十人省騎吏自城門登船遡流來
艤於山寺之門將自峴畢眺乃移酒放舟遵湖容與
而南泝浮玉陵前溪直抵南山之漵上道場極顛而
攬望五湖焉會少選天大風南來湖生波聲岈漂舟
不得渡則相與除草張席野坐峴之亭帷帳不施伎
樂不御翛然寒巖喬木之下倚酒雅譚山僧從吏忘
使君之除此為賞也酒三行使君起曰美哉山澹水
長此吳西之秀乎夫地以人相重人以文相重兩君

序峴名遊數百季著吳然吾於楚未有聞雖於天下不如襄重也此寧獨羊公一碑謝哉亦文采闌焉今兩君後然恵招不使爲此山辱千載良集四方同聲在此序也兩君爲一言志游日不使附以從允升曰佳哉夫蘭亭滕王以後未見有能言者也豈游賞聲詩頓絕將夫不朽者非乎山川相助以醜非相助美者也大雅廢久今之謞謞高登衆甚後或以爲陳蓼矣必成方合雅而後傳則且掩顏太守登山聯吼故名我不能是在使君予曰不然登高作賦自古代

起然矣必宋大夫之後無言哉亦各撰勝述情隨才
自暢王會稽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且士業已
習彫蟲繡虎揖讓千古之傑何渠不遠駕自壯徐庾
靡靡後杜陵生去二百年彼非丈夫哉安所知山川
勝運不留待人夫詩言乎志文生乎情苟其神理寄
以長存則一工伎器無不壽不壽者神衰而色傷也
山之蒼蒼水之汪汪此非天地之神乎哉自古固存
文若是矣振雅業之墜續微事之高弘此山之名可
不務乎斯文不絶吾輩誰不當任須相與定盟復古

自此山會始於是陳使君引醆酬地曰壯哉士如此乎百世後誰知吾等譚文慷慨於此是當寄之於是使君鼓掌引聲爲唐體七言一章鄭與予倚而和之予又蹋地狂聲爲長歌一行使君與鄭亦倚而和之既闋乃顧予記而書之曰亦此山風流之助哉蓋遂以至暮乘風歌唱而還

朱大復文集卷之二十六終